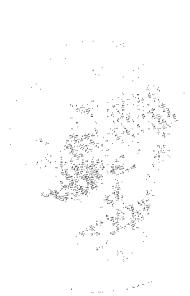




新版鲁迅杂文集

坟
热风
两地书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新版鲁迅杂文集

校注：李庆西
王得后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坟·热风·两地书/鲁迅著;李庆西,王得后校注.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10
(新版鲁迅杂文集)
ISBN 7-213-02298-9

I. 坟... II. ①鲁... ②李... ③王... III. 鲁迅杂文一选集 N.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44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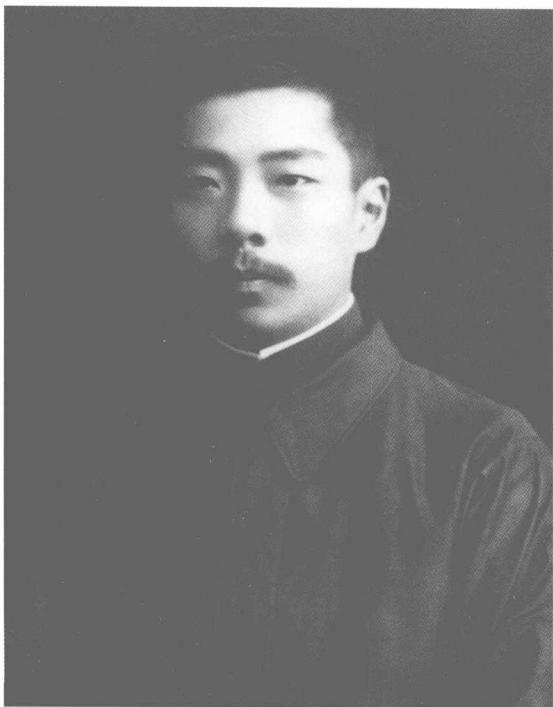
新版鲁迅杂文集

坟 热风 两地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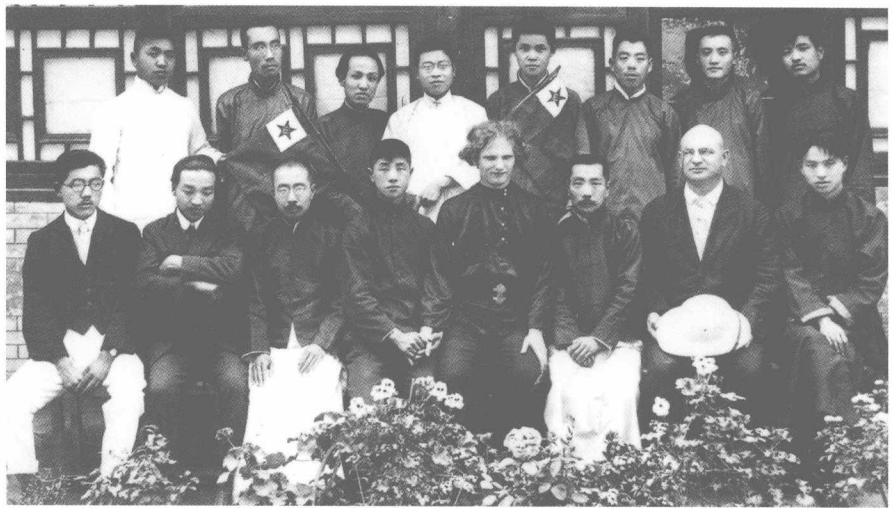
鲁迅著 李庆西 王得后校注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策 划	黄育海
封面设计	王义钢
责任校对	叶 宇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50 万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298-9
定 价	41.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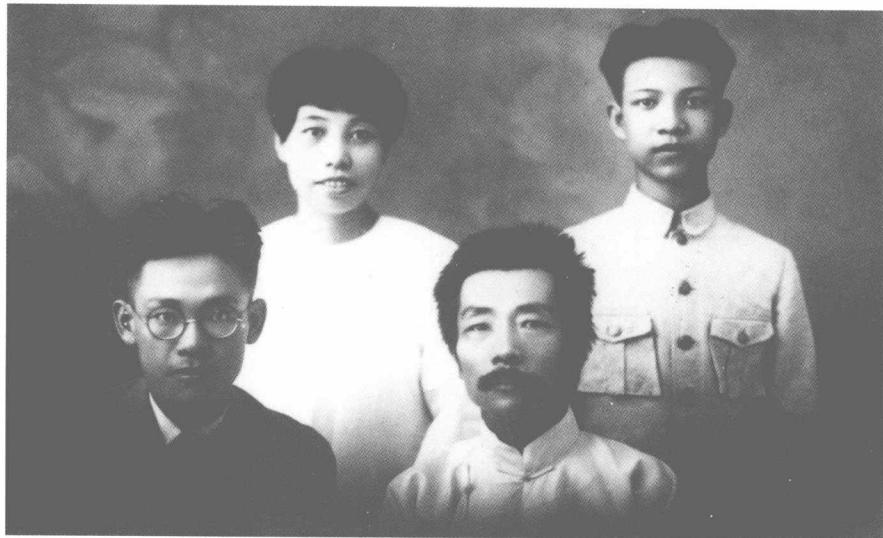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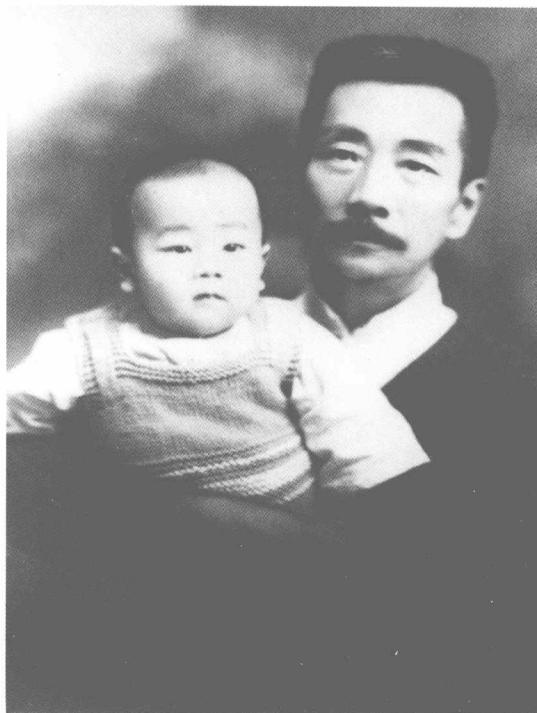
一九一一年五月在东京摄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世界语学会摄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与许广平(后排左一)等在广州合影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手抱海婴摄于上海

出版说明

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本社将他的全部杂文作品重新整理出版，定名为《新版鲁迅杂文集》。

鲁迅亲手编定的文集，从最早的《热风》到最后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以及《两地书》，共计十五种，一律按照初版本原貌收入。

他人所编的文集，包括杨霁云编的《集外集》、许广平编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以及后来的《集外集拾遗》及其补编、古籍和译文的两个序跋集，再加上没有编入过集子的佚文，重新整理编为《集外文集》（两册），一律按各篇时间先后排列，以免割裂而便研读。

书中文字以初版本为底本，录入之时，凡有手稿存世的，都据手稿（影印本）作了一次校勘，同时参校了部分最初发表的报刊，以校正错讹。本版文字与时下各种流行印本不尽相同之处，详见各辑末之校勘记。

本版校勘所依据的手稿影印本是：

《鲁迅著作手稿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两地书真迹》，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为便于读者理解，各篇都加有注释。注释尽量采用最新资料，并注意吸收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为便于阅读，注释采用页下注形式。本册《坟》、《热风》由李庆西校注，《两地书》由王得后校注。全书经朱正审读。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论校勘方面还是注释方面，都必有粗疏错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以便重印时改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8 月

目 录

坟

题记	3
人之历史	
——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释	6
科学史教篇	19
文化偏至论	35
摩罗诗力说	51
我之节烈观	96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07
宋民间之所调小说及其后来	120
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 学校文艺会讲	133
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校友会讲	140
论雷峰塔的倒掉	145
说胡须	148
论照相之类	154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63
看镜有感	168
春末闲谈	173

灯下漫笔	178
杂忆	187
论“他妈的！”	197
论睁了眼看	202
从胡须说到牙齿	207
坚壁清野主义	219
寡妇主义	224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30
写在《坟》后面	240

热 风

题记	249
----	-----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二十五	252
三十三	255
三十五	260
三十六	262
三十七	263
三十八	265

一九一九年

随感录三十九	269
四十	272
四十一	274
四十二	277
四十三	279

目 录 3

四十六	281
四十七	283
四十八	284
四十九	286
五十三	288
五十四	291
五十六	“来了”	293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295
五十八	人心很古	296
五十九	“圣武”	298
六十	不满	301
六十二	恨恨而死	303
六十三	“与幼者”	305
六十四	有无相通	307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309
六十六	生命的路	310

一九二一年

智识即罪恶	312
事实胜于雄辩	316

一九二二年

估《学衡》	317
为“俄国歌剧团”	322
无题	324
“以震其艰深”	326
所谓“国学”	328

儿歌的“反动”	330
“一是之学说”	332
不懂的音译	335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340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342
即小见大	346
一九二四年	
望勿“纠正”	348

两地书

序言	353
第一集 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	359
第二集 厦门——广州（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	451
第三集 北平——上海（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	595

坟

本辑收作者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所作论文二十三篇，一九二七年三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一九二九年三月再版本曾经作者校订，一九三〇年四月第三版时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本版据一九二七年未名社初版本录入，参校一九三〇年北新书局第三版、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坟》。

题记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① 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就^[1]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还^[2]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那时^[3]的《民报》的影响；^② 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然而^[4]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③ 自以为^[5]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掉^[6]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

① 《河南》 河南籍留日学生出版的刊物，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在日本东京创办。初为月刊，后改不定期出版，出九期后被禁。该刊发行人署名武人，总编辑刘积学。

② 《民报》 同盟会机关刊物，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创办，前身是同年六月创刊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初为月刊，后改不定期出版，共出二十六期。创刊之初由胡汉民、张继等人主编，第六期至第二十四期由章炳麟（太炎）编。被查禁后，由汪精卫在巴黎接编。章氏文风古拗，办刊亦喜用生僻字句。

③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语出《淮南子·原道训》，原为“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

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厌恶^[7]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8]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9]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给^[10]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好，^①“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②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

① 木皮道人 应作木皮散人（又作木皮散客），即明末清初人贾应宠。贾应宠（约1592—1676），字退思，号允西，又号澹圃，山东曲阜人。明崇祯末年曾任刑部郎中，后辞官。清初补旧职，因非其所愿，遂于官署中大说鼓词，未久落职。著有《木皮散人鼓词》、《澹圃恒言》等。此处引语，见于《木皮散人鼓词》。

② “无枪阶级” 涵庐（即高一涵）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的《闲话》中说，当时文人“疑神疑鬼，一看见风吹草动，便以为有人来暗算他，登时就祭起他村妇〔骂〕街的法宝，逢人便没头没脸打将下来”，“可惜他是个无枪阶级，能是有枪阶级，恐怕也要照那‘肾囊’之狱办理，也未可知”。“肾囊之狱”指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撰文，说潘复之依附张宗昌，其关系有如“肾囊之于睾丸”，因而被张宗昌枪杀于天桥刑场。高文下边说的“到天桥走走”，亦指此事。

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①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蹤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替我搜集，抄写，校印，各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书的印钉成工时，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至多，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再进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们^[1]所统一，譬如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只要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大风之夜，鲁迅记于厦门。

本篇在印入本书之前，曾刊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语丝》周刊第一〇六期。

^① 三一八 即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初，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进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运载奉军的日舰在大沽口遭国民军炮击。十六日，日本援引《辛丑条约》，并邀同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联合通牒，要求中国撤除大沽口炮台，道歉赔款。三月十八日，北京公众二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八国通牒，并通过了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决议。会后，二千多名学生和市民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遭段祺瑞卫队枪击，死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陈西滢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的《闲话》说，死难者是受了“民众领袖”的欺骗，才去“参加种种他们还莫明其妙的运动”，“冒枪林弹雨的险”。

人之历史

——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释

进化之说，始于希腊智者德黎（Thales），^①至达尔文（Ch. Darwin）而大定。^②德之黑格尔（E. Haeckel）者，^③犹赫胥黎（T. H. Huxley）然，^④亦近世达尔文说之讴歌者也，顾亦不笃于旧，多所更张，作生物进化系图，远追动植之绳迹，明其曼衍之由，间

① 粘灼 闪烁。“粘”，今作“闪”。

德黎（约前 624—约前 547） 今译泰勒斯，古希腊米利都（Miletus，今土耳其瑟凯市南部）哲学家。他提出，水是生命乃至万物的本源，而整个宇宙是靠水和蒸气维持的有生命的机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出单一的宇宙物质基础的人。

② 达尔文（1809—1882） 英国博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他在《物种起源》（即本文所说的《物种由来》）等著作中，通过对大量的物种变异现象的考察与辨析，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学说，即达尔文主义。其主要著作还有《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即本文所说的《原人论》）、《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等。

③ 黑格尔（1834—1919） 今译海克尔，德国生物学家，进化论者。他根据动物形态学和胚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创建了种系发生学，认为生物的个体发生是种系发生的短暂和局部的重演。著有《生物普通形态学》、《宇宙之谜》、《人类种族的起源和系统论》（即本文所说的《人类发生学》）等。

④ 赫胥黎（1825—1895）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热情支持者。他在宣传和捍卫进化论的社会活动中，在全英各地进行科学讲演，有力地推动了科学从神学中独立出来的时代潮流。著有《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即本文所说的《化中人位论》）、《进化论与伦理学》等。

有不足，则补以化石，区分记述，蔚为鸿裁，上自单么，^① 近迄人类，会成一统，征信历然。虽后世学人，或更上征而无底极，然十九世纪末之言进化者，固已大就于斯人矣。中国迩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故者则病侪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德哲学家保罗生 (Fr. Paulsen) 亦曰，^② 读黑格尔书者多，吾德之羞也。夫德意志为学术渊薮，保罗生亦爱智之士，而犹有斯言，则中国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而疾走，固无足异矣。虽然，人类进化之说，实未尝渎灵长也，自卑而高，日进无既，斯益见人类之能，超乎群动，系统何昉，宁足耻乎？黑氏著书至多，辄明斯旨，且立种族发生学 (Phylogenie)，^③ 使与个体发生学 (Ontogenie) 并，^④ 远稽人类由来，及其曼衍之迹，群疑冰泮，大闕犁然，^⑤ 为近日生物学之峰极。今乃敷张其义，先述此论造端，止于近世，而以黑氏所张皇者终。

人类种族发生学者，乃言人类发生及其系统之学，职所治理，在动物种族，何所由昉，事始近四十年来，生物学分支之最新者也。盖古之哲士宗徒，无不目人为灵长，超迈群生，故纵疑官品起原，^⑥ 亦彷徨于神话之歧途，诠释率神闕而不可思议。如中国古说，谓盘

① 单么 单细胞生物。

② 保罗生 (1840—1909) 今译保尔逊，德国哲学家。著有《伦理学系统》、《战斗的哲学》等。

③ 种族发生学 即种系发生学，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生物种系的进化过程以及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系生物分类学的基础。

④ 个体发生学 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生物个体发育变化，涉及卵的受精、形成个体前后的生长发育、体形变化及第二性特征等。

⑤ 大闕犁然 犹，封闭，这里指自然界的奥秘。犁然，清楚明白。

⑥ 官品 官，指器官；官品，即有官之物，指生物。这是严复译介赫胥黎《天演论》(即《进化论与伦理学》) 时创用的名词。